山深不知处

杨 萼◎著

华文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深不知处/杨萼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9
（校园文学丛书．盛世繁花）
ISBN 7-5075-1903-1

Ⅰ．山…　Ⅱ．杨…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147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 net
电话：010-63370164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16 印张　65. 2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5000 册
（全十册）定价：198 元



云海沉沉，松浪滔滔，春日满山鲜花烂熳，秋日红枫野果压枝，挖不完的棒槌（人参），打不尽的獐狍，富裕的长白山，多少人赖您生存，可又有多少民族烈士在您的哀惋声中壮烈殒命，他们的英魂可蒙受到您的慰藉？您为“有幸埋忠骨”而自豪吧？您也曾吞噬掉多少侵略者的罪骸，也是您应该引为骄傲和自慰的。

“九一八”过去了六十多个寒暑，我在当时还是十岁的孩提，对那惨痛的记忆却是清晰的。我是长白山人，对长白山里外的抗敌同胞有名的，无名的甚至已湮没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我耳闻目睹而迄未见有人述诸笔端的还是不少，所以我特把这一段是历史也是故事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我这远离的游子，永远记忆着自己的幼年，也永远怀恋着伟大的长白山！

——题记



西山落日迈着沉重的脚步，伴着晚霞的余晖，凝结着貌似祥和与宁静出现在人间，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哀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呢。

长白山里的伐木人看着一摞摞被砍倒的大树干和堆满的枝桠，疲惫的面容上露出笑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青山兴奋地对他们五个人中的领头人说：“铁石哥，这批木料和木柴卖出去，中秋节可给家捎回足用的钱了。”身材魁梧有大哥风度的铁石微笑着点头。爱开玩笑的李四在树干和木柴的对面，正抓着一把树叶抹掉钢锯上的木屑，一边准备擦斧头一边大声说：“青山，你小子娶媳妇的钱攒得差不多吧，什么洞房花烛快点办，可不要忘了这些光棍汉弟兄，让弟妹给大家捞摸捞摸。”闷声闷气的王强却叹了一



口气说："铁石哥六、七年来家中只有一个老娘和十多岁的丫头，他近四十了，应该先给他说一个……"张宽跨着大步走过来，放下工具接过话茬："铁石哥真的要早些办，不管是寡妇还是老姑娘，省得大妈六七十岁还得忙活家务活，碰巧了兴许养个胖小子，青山这小子年轻，反正也算定下了，咱们三个不老不小的先熬着吧！"大家都不由得笑了。可是笑的意味不一样，青山脸红了，是真诚的笑；铁石勉强微笑一下，眼中流露出凄惨；那三个"不老不小"的，也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早过了娶亲的年龄，完全是苦笑。

灰黑的夜幕轻飘飘地露了半张脸，几个人抗着工具回到了集体的家——是硬木板搭盖的，约二十平方公尺的四方形的独间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为防备野兽的侵扰，板墙外面砌了半截石头，门上钉了铁皮，东南两面各挖了二尺见方的窗户其实应该叫做通风孔，除了窗户框用铁皮钉牢之外，又用四楞硬木做了两道窗栏柱，显然这五个伐木人在这山林里“定居”时间不短了。

进屋后，青山立即担起水桶去山泉担水，其他几个则用一个瓦盆换替洗脸、擦身上的汗水。青山担水回来，急匆匆把水倒进水瓮，对大家说，山下上来一男一女，男的挑着货郎担，女的夹着花布包，东张西望，已往这边走来了。

“这么晚了，决不是买木料的。”铁石思忖着说：“一男一女……待我出去看看。”

那一双男女看见铁石，男的放下货郎担，二人走近前来，男的一抱拳：“请问大



哥，你可是在这里砍木的？有个张宽是不是在这儿？”铁石上下打量这一对男女，男的是个货郎打扮，担头上插着波浪鼓，虽然走路跋涉，身上挂些灰尘，但衣着款式半城半乡很是整齐，头脸光滑有些油头粉面的味道；那女子拿下包头的花头巾，露出头上插着的簪环，看见路边的野花，赶紧采一朵别在鬓上，衣服花哨不像一般农村妇女。铁石最见不得这样女人……。

这是铁石最深重的抱恨终身的痛心事。他二十五岁上母亲用仅存的三斗高粱二十斤黄豆换了一个逃荒的十五岁的姑娘，娘俩瞅星星望月亮，把好吃的送到她的嘴里，好穿的裹到她的身上，她人大心大，十七岁上了头，生下一个女儿，在铁石上山伐木时，受到一个贩木材的老客的诱骗跟人走了。过路



人的传言，说她辗转被卖掉几次，最后是怎样不幸的结局却不得而知。铁石的老娘几乎哭瞎了双眼。铁石为这段伤心史，使他恨女人，恨轻薄浅浮花哨的女人。

铁石阴着脸问："你找张宽有啥事？"

"张宽是我姑舅哥，我要回老家去，问他有没有事。"回头对那女子说："你来见见这位大哥，张大哥就在这儿。"

铁石向木屋走去，这二人跟在后面。铁石远远地停下脚步大声喊了一声：

"张宽，有人找。"

张宽放下烧锅的柴禾，搓着手走出来。

见到这两个来客，张宽一怔，努力审视货郎，货郎却一步抢前高兴地叫："锁柱大哥，我是石头啊，你把我忘了？"张宽抓住他的胳膊，笑呵呵地说："你真是石头，我



离开你家的时候，你才到我肩头，七八年不见长的比我高了，比小时候也胖了。你几时离的家？大姑身板还硬实？”

货郎回头对女人说：“这就是锁柱大哥，他大名叫张宽。”对张宽介绍：“这是你弟媳妇叫珠花。”那女人向张宽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张大哥！”张宽看了眼这格调有些特别的女人，啊，啊了一声当作还礼。在那封建年代的乡村，大伯哥和弟妇的关系是非常严肃的。

铁石看真是张宽的亲戚，就说“进屋去说话。”

李四和王强正在烧锅作饭，水开了，王强把洗好的小米倒进锅里，李四又往灶底加柴，通到外面的烟囱冒着黑烟，被风一吹，从小窗户一缕缕钻进来，青山把门打开了。



客人进屋后，张宽给大家引见："这是我表弟丁宝，小名叫石头和他的媳妇珠花。"王强李四和青山都站起来算是打招呼。青山看见珠花，觉得非常面熟，在什么地方见过呢？他一时还想不出来。

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地冒起泡来，李四用大铁勺搅着，王强已停止填柴。李四看了铁石一眼问："要烙几张饼吗？"丁宝听见殷勤地说："我们带着饽饽和小菜，大家一起吃呗！"说着打开一头担子，从里面取出一摞白面烧饼和一大碗肉丝炒咸菜，张宽在地中间放了一张矮脚方桌，摆上粗瓷大碗连同一大把白木筷子，李四王强又拿出一木盘苞米面饼子和腌的野蒜、婆婆丁等，丁宝把白面饽饽和肉丝咸菜也搁到桌子上，大家蹲在桌子周围，都不客气吃着两种饼子、咸菜



就稀饭饱餐了一顿。

这间木屋连着锅台只有一铺长炕，把丁宝二人安排到哪儿去住呢？张宽和铁石商量一阵，等这二人洗了手脸，张宽说：

“我们刚上山时，住在临时搭起的茅草棚里，离这儿有一箭地。虽说是茅草棚，墙壁是用木桩和板条用泥抹成，地上是铺得厚厚的草，门也牢实，你们临时到那边去住住，因为这边太窄，再说有弟妹也不方便……”丁宝看了看珠花高兴地说：“太好了，谢大哥们费心。”

青山睡在靠窗户的铺位上，蚊子在耳边嗡嗡轰鸣，他悄悄起来从外面捋来一抱杂草，在地上点燃，蚊子怕烟果然纷纷逃走。他再躺下却睡不着，脑子里回萦珠花那张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些面熟的脸颊。忽地一下子被他从记忆的深海中挖掘出来。

那是前年腊月二十三，是过小年的那一天，他回家去相亲，小年的乡村集市，卖年货的摊贩和买年货的人们，挤挤挨挨热闹与平日大不相同。母亲和当媒人的李大姨商量买给女方的见面礼和订亲的办法，他只能无言地跟在后面。从对面传来男女恣意的说笑声，他们抬头看去，是一个打扮得不同于一般的女子，满身花花绿绿，搔首弄姿，伴随着一个流里流气的男子，这女子肆无忌惮地左顾右盼，看到穿着好些的青年男人，就抛过来斜视的眼风，轻佻之极。李大姨轻蔑地从眼角扫了一眼，拉了拉母亲的衣袖，母亲和青山停下脚步，待那二人走过之后，她往地下重重的唾了一口，骂了句："好不要



脸!”就拉青山母子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讲开了。

那女人本是村中张屠户的老婆，名叫珠花，在家当姑娘时就不正经，张屠户挣了几个钱，看中了她的几分姿色，就倾家荡产把她娶回来。结婚后嫌家穷，吃的不好，没钱做时兴的衣服和买花花朵朵以及那些胭脂花粉，所以每天吵闹，张屠户下狠打过她几次，她便要抹脖子上吊昼夜哭闹，并威胁说要回娘家。张屠户只好服软再不敢打骂。这个女人从此妆扮得妖妖娆娆，站到门前，勾引全村后生像苍蝇见蜜一样，不停地来来往往，张屠户不在家时，有人公然升堂入室，打情骂俏甚至关门阖户白昼宣淫，这女人又混得满头簪环花枝，全身穿红挂绿。除在家鬼混外，就走东家串西家和一些不三不四的



男男女女拉拉扯扯，希图捞得更多的油水，对家根本不管，张屠户每天杀猪卖肉，累得精疲力尽，回家却是冰锅冷灶，连口热水一顿热饭也吃喝不上，气闷在胸久之成了气鼓病，卧病后，她更肆无忌惮一切不在乎，把病人往柴栏中一丢，公然迎张送李做起半掩门的娼妓，张家族人和村中父老实在看不下去，曾想过问，她便撒泼打滚满村喊嚷，说谁谁要搂抱她，某某要强奸她，谁都不愿惹一身臊，再无人上前了。张屠夫的病既得不到医治又没人看顾，不久就一命呜呼了。乡亲们也不敢去帮助办丧事，是她那些狐群狗友嫖客姘头帮助掩埋了。

“后来呢?”青山好奇地问。

“村里来了一个走乡串户治病卖药的郎中，不知怎么二人混到一起，明铺夜盖公然

双宿双飞，原来那些鬼混的人，时常上门来找郎中的麻烦，听说那郎中有拳脚工夫，大家都吃了亏，只有少数愣头青，看郎中不在的时候才去厮混一下，方才看见的那人，大概是其中的一个二杆子。”

这个李大姨不仅能保媒，知道的事情真不少。接着说了一句：“这个不要脸的婊子，给村中女人丢尽了脸，谁看见她都要恶心三天！”

青山悄悄叫醒铁石，把珠花的事情说了，铁石想了想说：“咱们几个人，没有受她勾引的下色烂，丁宝又是张宽的姑表兄弟，不好说什么，想他们也不会住多少日子，先不要对别人说。”

丁宝因系货郎，常在各村出入，认识不少大户人家，他下山买货卖货，主动替山上

介绍几次木材交易，价钱都公道，看不出徇私苟且，所以谁都未提起他回老家的事。珠花虽然看到木头卖的钱不少，在伐木人的工余，借机到木屋中来，假惺惺地要替大家做饭或缝洗衣服，青山和铁石已知她的底细，心存戒备，张宽是大伯哥身份，王强李四都是老实人，也看不惯她的衣着作风，所以谁都拒绝她的帮忙，和她又没什么可说的话，他们的钱有的托便人带回家去，有的收藏到严密的地方，她感到这些乡土棒子没有一丝风流味儿，一个个古板得像他们砍倒的树桩，刮不到什么油水，也就少来了。

初秋的风韵洒遍山林，枫叶染上淡赭色，偶有几片随风飘落的柳叶，很多野果将熟，有的正熟到可口，给山里人平添了许多乐趣。伐木人的生活仍然循着既定的轨迹前

进。早晨带上干粮和饮用水到森林中去，午间就地休息打盹，太阳将落时才回到木屋中来。

一天晚饭时，丁宝惶惶然地从山下卖货回来，跑进住的窝棚，似乎发生了什么事。铁石们吃完饭，丁宝进来先把张宽叫出去嘀咕了一会儿，然后一同进来，张宽对铁石说："丁宝兄弟有人捎来家信，要他赶快回去，他明天一早就和弟妹离开这里。"青山眼珠转了转，心想一定是珠花出了什么问题，也无人多问。铁石诚恳地说："丁宝兄弟在山上给咱们办了不少事，我正寻思再架一处房子呢！"丁宝回答说："谢谢大哥对我们的照顾，等事情办完，我们兴许还要来投奔。"铁石留他们再住两天，说到对面的林子里打些野味给他们饯行，丁宝却不过情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